



一条胡同三位烈士

——前张官营村先烈后人讲述血染的往事

□ 文/图 林志滨

父亲王汉才牺牲时，王绍先才8岁。懵懂的他由姐夫陈金铎照顾，勉强为父亲送了葬。4月16日，在临清市魏湾镇前张官营村，87岁的王绍先和亲人讲述了一段血染的往事，为我们再现了烈士风范。

全村9人遭日寇杀害

1944年，抗战已现胜利曙光，侵华日军成强弩之末。但不甘失败的日寇展开了疯狂扫荡。9月16日，由于叛徒出卖，王汉才被捕，在临清市刘垓子镇左桥村惨遭杀害，年仅34岁。

听闻消息后，王汉才的长女女婿陈金铎趁夜间悄悄赶赴事发地，一心想找回岳父的尸首。而现场让陈金铎无比震惊：一具具英烈的尸体惨遭肢解，无一全尸，被集中埋在一个大坑内。尽管费尽周折，陈金铎也没能辨认出岳父的尸体，失望而归。

在这起惨案中，前张官营村一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多达9人：王汉才、吴兴尧、刘庆令、谢林生、张东来、张以焕、梁振东、张子华、吴兴纪，后来均被评定为烈士。其中，王汉才、吴兴尧、刘庆令住在一条胡同里。

被害时，王汉才任清平县委财政部长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赵振清时任清平县委书记，得知战友被害，无比悲痛，遂安排人员为王汉才制作了一口柏木棺材。因为没有找到尸体，柏木棺材内只放了王汉才的一些衣物。

1992年，王汉才的妻子去世。村人挖开坟墓将两人合葬，发现在地下深埋40多年的那口柏木棺材几无腐朽，纷纷感到惊奇，也为烈士深感欣慰。

王汉才发展党员十几人

在这起惨案中，前张官营村9名共

产党员牺牲，王汉才所在的胡同就有3人。这个村子之所以有这么多共产党员，主要是王汉才的功劳。

王汉才的外孙陈春田介绍，王汉才年轻时在村里从事教育工作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在临西县工作，后根据组织安排到清平县发展地下党员。“他走到哪里，就把党宣传到哪里，一心一意发展党员。”陈春田说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王汉才在本村及邻村发展的党员就有十几人。

在王绍先的印象里，父亲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，即便回家，为躲避日寇的抓捕，也会躲到坟地里过夜。因此，王绍先对父亲的印象是十分模糊的，几乎没留下多少记忆。

“每次回家，姥爷都特意把随身携带的手枪，藏到我家里。我父亲陈金铎是他的女婿，他最信得过。”王汉才的外孙陈玉峰说。

因为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公正廉洁的品格，王汉才被组织委以重任，先后担任清平县委副书记兼第五区区长，清平县委财政部长等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赵振清的领导下，王汉才积极建立地方组织，为八路军筹集军需物资。

前张官营村原党支部书记吴玉虎说，他从小就常听老人讲王汉才的故事，“他非常廉洁，当时拿着钱回家，他娘想借一些贴补家用，被他一口拒绝。他说，这都是党组织让他保管的，一分钱也不能动。”在王绍先的记忆里，有一次，父亲拿回家两沓钱，淘气的他抢了一张钱就往门外跑。父亲一路追上去，硬是要了回来。“公家的钱，父亲不动一分一毫！”王绍先说。

赓续红色血脉，秉承先烈遗志。王汉才一家三代都有党员。如今，他的儿子王绍先，孙子王立东、王立峰等后人都是党员，他们本分做人，积极有为，为这个红色家庭增添了光彩。



图一：儿子王绍先、女儿王美玲展示父亲王汉才的烈士证明书，其他均为王汉才后人



图二：陈春田（右一）参观姥爷王汉才曾工作的地方——清平县委旧址



我的童年流亡生活

□ 谢法增

我叫谢法增，1940年生人，2000年退休，如今已经83岁了。人是越老越容易怀念过去，每逢回忆起我的童年，那滋味真是五味杂陈。

1937年、1939年、1941年，我的祖父、父亲、姑母相继参加抗日武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时，我的家乡东昌府区凤凰集村日伪杂据十分猖狂，不时杀害抗日家属。我村抗日军人解占柏、谢德元家的房子都被烧了。为避难，我老奶奶、奶奶、母亲、姐姐和我逃离凤凰集，先后转移到当时堂邑县、冠县下辖的一些村庄，如宋小屯、大齐庄、前后杏园、定远寨、桑桥、马桥、六庄、大小张庄等二十几个村。那时，不管白天还是深

夜，只要接到危险情报，就立即转移。由于坏人也担心抗日政府和部队对他们严厉打击，有时也不敢为所欲为。我和家人虽然多处逃难，但因年龄小，我留有记忆的村只有后杏园村（时年四五岁）和定远寨村（时年五六岁）。尽管当时环境险恶，由于军民的共同保护，待堂邑解放后，全家人还是于1946年秋安全回到家乡凤凰集。

在后杏园村避难时，我们的房东叫陈明武，我喊他二爷爷。他是一位非常慈祥、精干的人。我们住进他家之前，有位叫陈中民的老干部曾在他家养过伤。二爷爷告诉我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陈中民进京后十分想念乡亲，就把他请到北京住了十几天。白天派人陪他玩，晚上就会亲切地问他：“大哥，今天都到了哪

里？玩得怎么样？还有什么要求？”二爷爷憨厚老实，怕给人添麻烦，什么要求也没提，这使我们更加佩服二爷爷。

我们过着流亡生活，辗转多地，生活很苦，尤其在日军扫荡时更苦。虽然很苦，当不断听到战场上传来的打胜仗的好消息，或者意外见到军人亲人时，我们都非常高兴。一天，我突然见到了我的爷爷谢九龄。当时他担任聊堂县五区区长，身上挎着盒子枪，背着双手，哼唱着“左权将军家住湖南澧陵县，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”，他身边还跟着警卫员——小鬼韩西满，这时日军已经快投降了。然而，后来韩西满同志却光荣牺牲了，这让爷爷感到十分痛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韩西满烈士的父亲还不时和爷爷来往。

当年，我们刚回到家乡时，一群孩子好奇地围着我问：“你说说冠县话我们听听。”因为我小时候在冠县后杏园村待的时间长，所以说话带着冠县口音，他们感到稀罕。这时，不管本村的还是邻村的小朋友都来找我玩，让我感到家乡很亲切，心里很温暖。我心想，从今往后，再也不会过惊恐、颠簸的日子了。

80多年来，我家与一些房东特别是二爷爷家始终保持联系。每到过秋过麦特别忙时，二爷爷总会带人来帮忙，1971年我家盖新房时，他也带人来帮忙。他家有困难时，我家也给予了帮助。1991年，二爷爷病逝，我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。直到现在，我家与二爷爷的孙女延霞妹妹一家仍保持着联系。